

张惠英 著

语言现象的 观察与思考

民族出版社

语言现象的 观察与思考

张惠英 著



民族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张惠英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9

ISBN 7-105-07273-3

I. 语... II. 张... III. 少数民族—民族语—研究—中国 IV. H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5570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文阁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 字数: 394 千字

定价: 36.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二室电话: 010-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010-64211734)

前 言

自从大学五年级时当许宝华老师汉语方言课的崇明方言发音人以后，又在许老师指导下写了崇明方言音系作为毕业论文，1964年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中国语文》编辑部（当时丁声树先生是主编），于是和汉语方言、音韵、汉语史整整混了四十个年头。承蒙所内语言学大师丁声树、吕叔湘、李荣三位先生的谆谆教诲，终生难以忘怀；奈资质顽钝，虽不时有所感悟，终是点点滴滴、似是而非、或曰疑似之类，不敢说以报师恩之一二。

数十年来，旦夕所思梦魂萦绕的是一些错综复杂、千奇百怪的语言现象。它们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引起我去观察和思考。本集所收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稿，都是我的一点观察和思考，所以总其名曰《语言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和《崇明方言三字组的连读变调》两篇因为录入费时，只好不收）。

《语言现象的观察与思考》的重点，一是词头词尾，如“祖、妣、父、母、翁、婆、伯、大、哥、子、儿、个”等，在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还有周边邻国语言中都有使用。这些词头词尾的使用，显然是整个汉藏语系的一大特点。而且这些词头词尾的使用，既反映有这个地区古代文明的轨迹，也关联着语言中复辅音的来源，和性、数的表达等有关问题。二是语言之间种种接触交融。这些接触交融，有些有线索可寻绎，有些暂时还不好解释，而且在短时期还难以解决。所以，个人以为至关重要的，或者说个人兴趣所在注意所及的，就是辨认其相似相类相同或相异之处，也就是挖掘不为人们一眼就能看清的奇异现象。希望能为日后更好地解决这类问题有所裨益。

承民族出版社欧光明先生对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研究的热情关注，《语言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得以付梓，谨在此深表谢意。

张惠英

2005年6月2日

于北京东湖别墅

目 录

前 言	(1)
从客家话的性别词尾说起	(1)
一、客家话的性别词尾“公、婆、姑、姑、嫲、哥”	(1)
二、性别词的位置在汉语和亲属语言中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有的在前在后交叉出现，因而性别词作为词缀可以是词头，也可以是词尾	(4)
三、性别词作为词头或词尾的发展演变，和“子、儿、老”等用作词头词尾属同样性质	(8)
从词头“不、布”谈起——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比较札记	(13)
引 言	(13)
一、汉语词头“不”	(13)
二、少数民族语言词头“布”	(19)
三、词头“不、布”来自“父”	(21)
从“祖、妣”说起	(26)
一、祖（海南陵水县的“祖”字地名；海南屯昌话的“祖”字词尾）	(26)
二、妣	(27)
从山西话的称谓词看古代文明	(34)
一、称母亲为“姐”（附“简、奶、蜜、maŋ）	(34)
二、称父亲为“哥”、“大”，称姐为“大大”	(36)
三、汉语称谓词“祖姐、母奶、叟嫂、老大”等或来自生育器官名，或来自尊长之义	(38)
四、关于“哥”的讨论	(40)
从吴语“官”表示孩子说起	(42)
一、吴语用“官/干”表孩子	(42)
二、瓯语用“官/管/果恩”表孩子，京语 kən ¹ 称孩子	(43)
三、闽语用字“囡”的语源来自“官”	(46)

从段注《说文》“单呼猴，累呼母猴”说起	(49)
一、段注《说文》谓猴“单呼猴，累呼母猴”	(49)
二、方言和文献中动植物以“母(马、妇、婆)”作词头词尾来命名的用例	(50)
三、少数民族语言中以“母(马、妇、婆)”作词头词尾来命名的用例	(52)
从“一”用作指示词、量词、领属助词、词头说起	(57)
一、吴语、客赣语“一”可用作指示词“这，那”	(57)
二、山西洪洞话“一”可作量词	(58)
三、闽语“一”可作量词，可作指示词	(58)
四、壮语龙州话 ηi^{55} 可表示“一”，可用作量词，可表示指示、领属， 也可用作词头	(59)
五、南宁平话 a^{55} 表示近指这，“二”表示远指那；南宁白话 a^{55} 可表示“一”， a^{33} 表示近指；玉林白话 a^{33} 表示远指，可知 a^{55} 和 a^{33} 来源相同	(60)
六、广东连南八排瑶语 a^{44} 可表示“一”， a^{53} 可用作量词，可表示指示、领属， a^{44} 和 a^{53} 都可用作词头，可知 a^{44} 和 a^{53} 来源相同	(61)
七、靖西壮语“一”的读音来自汉语“鸟”，“二”的读音来自汉语“双”	(63)
八、初步结论	(64)
从吴语“一”可作指示词说起	(68)
引 言	(68)
一、吴语“一”可以用作指示词	(68)
二、湖南涟源话“一”表示近指，“你”表示远指	(70)
三、海南儋州村话表示远指的 η^{35} ，是“一”[η^{22} 、 η^{22} 、 η^{22}] 的变体	(70)
四、傣语“一”可作词头	(71)
五、闽语“个”可用作“一”，“一”可用作“个”	(71)
六、福建连城客家话“一个”可表指示	(72)
七、新疆汉语方言“一个”可作句末语气词	(73)
八、古代汉语“一”可以表示指示	(73)
说“几”可表尊称可作词头	(76)
一、“几”在临高话、湘西吉卫苗语中都可用作疑问词；“几”在汉语方言 和古代汉语中除了用作数词、疑问词以外，还可用作程度副词， 形容程度之甚	(76)
二、“几”在汉语方言中可用作泛指代词、尊称和词头	(77)
三、吉卫苗语词头 $tɕi^{44}$ 大概来源于“几”	(80)
说“个、的”可以表示完成、持续	(86)
一、吴语崇明话“个、个特”可表示完成	(86)

二、湖南长沙话“咖、咖哒”可表示完成；湖南嘉禾土话“咯” 可表示完成、持续	(87)
三、粤语中山话“个、哦”可表示完成；广州话“个、 嘅、㗎”可表示完成	(89)
四、闽语广东电白话“哦”[o ⁴⁴]可表示完成	(90)
五、客家话广东梅县方言[e]可表示完成，惠州方言[ɛ ⁵⁵]可表示完成	(91)
六、粤北皈塘土话[ke]（轻声）可表示完成	(93)
七、湖南益阳话“帝”、常德话“的”可表示完成； 山西阳曲话“的”可表示完成、持续或进行；新疆汉语方言“底呢、 的（呢）”可表示持续或进行	(94)
八、“个、的”表示完成、持续，是同一类型的演变	(96)
说“给”和“乞”	(99)
一、“给”gěi的读音不规则	(99)
二、方言中表示给予的词	(99)
三、早期白话文献中“乞（吃、喫）”用来表示给予、被动等意义的例子	(100)
四、对《金瓶梅》《山歌》中“乞（吃、喫）”用例的分析	(102)
五、《老乞大》和《朴通事》的“馈”	(103)
六、关于“给”的假设	(104)
少数民族语言被动词语源试探	(106)
引 言	(106)
一、龙州壮语 hu ²⁴ 、傣雅语 hau ¹¹ 可以表示被动、给予等，来自“与”	(107)
二、龙州壮语 ɲai ³¹ 可以表示被动，水语 ɲai ⁴ 可以表示被动， 来自“挨（捱）”	(108)
三、傣雅语被动词 tso ¹¹ /tso ¹¹ 来自“着”；湘西吉卫苗语被动词 tɕ ⁴² 可能也来自“着”	(109)
四、仡佬语被动词 ŋke ²¹ 可能和“给”同源	(111)
五、广东连南八排瑶 ban ⁴⁴ 可以表示被动、给予等，来自“分”	(111)
六、海南临高话 ou ¹ /ou ²³ /ŋau ²³ 可以表示被动、给予等，来自“要？拿？”	(112)
七、云南莽语被动词 tso ⁵⁵ pɔ ³¹ 大概就是“叫、被”合用	(114)
八、海南回辉话被动词 pi ³³ 来自“被”，海南村话被动词 bi ³ 、tsuəŋ ⁵ 分别来自“被、赠”	(115)
湖北方言词浅谈	(118)
一、通摄三等字“弓、供、共（附：嗅）”	(118)
二、表示搂、抱的 k _Y ⁵⁵ （𢶏）	(119)
三、指示词“个”的留存	(120)

吴语札记(之四)	(126)
一、时间词“难末”、“葛轩”	(126)
二、搏、擎	(129)
三、迅、猛	(130)
四、探	(131)
五、发	(133)
六、伴、畔、叛	(134)
七、办	(136)
八、毒、触毒、恨毒	(137)
九、学	(138)
十、清水	(139)
十一、射私	(139)
十二、邪、邪气	(141)
[附] 門、撐、撐、撐、	(142)
关于《儋州村话》语言现象的思考	(145)
一、量词 no^{55} 可作指示词、领属助词, 可表示人, 来自“那”	(145)
二、量词 qut^{55} 可作处所名词和指示词, 来自“窟”	(150)
说疑问词“底、等”	(154)
一、“底”的变读: 可读入声一等舒声一等	(154)
二、“底”的分布	(161)
三、“等”作为疑问词是因为“等”的多改切读法和“底”的一等 读法同音而致	(163)
从词头“个”的分布看语言接触	(165)
一、仡佬语、格曼语、克木语词头“仡、格、克”来源相同, “仡佬”即“个老”	(165)
二、傣语词头 ko^4/ko^4 、壮语词头 ku^{51} , 都来自量词“个”	(167)
三、苗瑶语词头“嘎、郭”来自量词“个”	(169)
四、汉语方言中的词头“个(圪、尕)”	(172)
说“哀牢”就是今“仡佬”	(175)
从“乞大、鞑靼、莽固岱”说起	(178)
一、汉人被称“乞塔、乞大、扎忽歹”(附“契丹”)	(178)
二、蒙人被称“鞑靼、莽固岱”(附“台吉”)	(181)
三、蒙人之名“哥、格、该”; 清廷称谓“阿哥、格格” (附: 青海喇嘛称“阿卡”)	(186)

四、可汗、汗、罕、汉	(191)
五、地名“沁、浅”就是“人”、清廷称谓“福晋”就是“夫人”	(193)
从“胡同”说起	(199)
一、胡同（胡洞、忽洞、圪洞）来自“圪洞”	(199)
二、唠喻、圪圪（圪圪、库伦）、曲连（胡阑），来自“圈”	(201)
三、蒙语村庄叫嘎查，来自“嘎岔”	(206)
四、蒙古语表示“街”的 <i>ge:/dʒə:l</i> 来自“街”	(209)
从“窟”表示寺庙说起	(211)
一、傣语表示佛寺的 <i>vat⁸/vat⁸</i> 来自“窟”	(211)
二、傣语表示佛寺的 <i>tsəŋ²</i> 来自“冢”	(213)
三、傣语表示坟墓的 <i>heu⁶/heu⁶/hiu³</i> 来自“丘”	(214)
临高话和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举例	(215)
一、表示父亲的 <i>ʔbeʔ⁵⁵</i> （即“伯”）	(215)
二、表示母亲的 <i>mai³¹</i> （即“母”）	(216)
三、表示家的 <i>lan⁵⁵</i> （即“栏”）	(217)
四、表示人的 <i>leŋ²³ hun⁵⁵</i> （即“灵魂”）	(218)
临高话和汉语方言的一种比较——从“家、宿、栏”可作词头说起	(220)
一、“家”可作词头	(220)
二、“宿”可作词头	(221)
三、海南临高话 <i>lan⁵⁵</i> （栏）可以用作词头	(222)
音韵和方言——关于以母读同晓匣母	(226)

从客家话的性别词尾说起*

客家话的性别词尾很发达，使用频率很高，在汉语方言中显得很突出。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加以讨论：

一、客家话的性别词尾“公、婆、牯、姑、嫲、哥”

客家话的性别词尾“公、婆、姑、牯、嫲、哥”等。它们用在有性别特征的名词之后，表示人的男、女性别，或动物的公（雄）、母（雌）性别，这时它们是实词，是性别词；而它们用在无性别特征的名词之后，或并不用来区别其性别特征时，它们就是虚词，是词尾。本文统称之为性别词尾，词义的虚实，在词例中可以看得清楚。

客家话的性别词尾要比相邻的粤语、赣语、闽语丰富得多，再比较周围的亲属语言或其他非亲属关系的亚洲地区的语言，会给我们一些有关语言的发展演变以及语言之间互相接触交融的启示。下面我们先看有关词例。^①

1. 公

客家话的“公”可表示男性长者、男人，以及雄性动物：

阿公（祖父）	姐公（外祖父）
舅公（母之舅父）	伯公（父之伯父）
翻头公（继父）	龟公（妓院男老板）
斋公（留发出家修行的男人）	新娘公（新郎）
相公（旧称售货员）	
鸡公（公鸡）	鸭公（公鸭）
鹅公（公鹅）	兔公（公兔）

按，“公”表雄性义，在把鸡交尾叫做“打公、承公”^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鸡嫲_{母鸡}承了公，好生卵了。”也就是说，“公”可单独用作宾语表示雄性。

客家话的“公”也用作不表性别的或无性别的名词词尾：

细猫公（小猫）	虾公（虾）
宪公（蚯蚓）	鲩公（草鱼）
喷屎公（屎壳郎）	猪屎粪公（屎壳郎）
螞公（蚂蚱）	蚁公（蚂蚁）
黄蚁公（小黄蚂蚁）	喇蚁公（大蚂蚁）

* 载林立芳主编《第三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第134—146页，《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和张振兴联合署名。此次出版小有修改。

① 材料据黄雪贞《梅县方言词典》、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刘镇发《带性别后缀“公、婆、哥、牯、嫲”的客语词》（未刊稿）、谢永昌《梅县客家方言志》、何梗镛《客家方言语法研究》。

② 黄雪贞《梅县方言词典》47页、152页。

老鼠公 (老鼠)

耳公 (耳朵)

念鼻公 (塌鼻梁)

脚趾公 (脚趾头)

爆茧公 (皮肤龟裂)

簍公 (鱼簍)

钓虾公 (戏称打盹儿)

纽公儿 (中式扣子)

雷公 (雷)

天公 (天)

鼻公 (鼻子)

手指公 (拇指)

茧公 (茧子)

碗公 (碗)

簍公 (口小肚大的竹簍)

髻股公 (男孩头上留的一撮头发)

出屎□naŋ¹¹公 (脱肛)

太阳公 (太阳)

沙公 (沙)

2. 婆

客家话的“婆”可表示女性长者、女人：

阿婆 (祖母)

舅婆 (母之舅母)

翻头婆 (继母)

老姑婆 (老处女)

姐婆 (外祖母)

伯婆 (父之伯母)

龟婆 (妓院女老板)

水婆 (指在南洋替人当保姆的女人)

客家话的“婆”也用作不表性别的或无性别的名词词尾：

鸪婆 (鸪子)

膨皮婆 (一种小鱼)

袄婆 (棉袄)

蝠婆 (蝙蝠，也作匹婆)

鱼鬼婆 (桂花鱼，新丰客话)

□□kep¹ zoi⁴⁴婆 (水田里的一种小动物)

3. 牯

客家话的“牯”可表示男性，雄性动物：

贼牯 (男贼)

癲牯 (男疯子)

蠢牯 (男傻子)

阿明牯 (人名，即阿明)

平和牯 (平和人)

花牯 (多指好色之徒)

臊牯 (称经常在女人面前动手动脚的人)

猪牯 (公猪)

羊牯 (公羊)

细狗牯 (小公狗)

老虎牯 (雄老虎)

马牯 (雄马)

肥牯 (胖子)

花癲牯 (因相思而精神失常的人)

大山牯 (指少见世面的人)

华牯 (人名)

饶平牯 (饶平人)

蛮牯 (多指顽皮的小男孩)

叩牯 (指男人与有夫之妇相勾搭)

牛牯 (公牛)

狗牯 (公狗)

猫牯 (公猫)

山猪牯 (雄山猪)

猴牯 (公猴)

按，“牯”可单说表雄性，和“嫫 (雌性)”相对：“系牯系嫫 (是雄的还是雌的?)” (引自黄雪贞《梅县方言词典》37页)

客家话的“牯”可用作无性别的名词词尾：

拳头牯 (拳头)

石牯 (石头)

膝头牯 (膝盖)

按，海南文昌话把石头叫做“石母”，“母、牯”都由表性别义虚化为不表性别的名词

词尾。

4. 姑

客家话的“姑”可表示女性长者、女人：

阿姑（丈夫的姊妹）

姑婆（父之姑母）

大细姑（女人）

小（娘）姑（丈夫的妹妹）

客家话的“姑”可用作无性别的名词词尾：

须姑（胡子）

乳姑（乳房）

奶姑（乳房）

鱼鳍姑（鱼鳍）

5. 嫲

客家话的“嫲”可表示女人、雌性动物：

贼嫲（女贼）

慧嫲（女傻子）

癫嫲（女疯子）

阿珍嫲（阿珍，女人名）

淫嫲（卖弄色相的女人）

斋嫲（留发出家修行的女人）

生离嫲（指任性的女孩）

生豺嫲（指好嬉戏撒娇的女孩）

矮嫲（女矮子）

嫲告嫲（指东游西荡，好饶舌的女人）

泼妇嫲

惹撮嫲（指搔首弄姿的女人）

猪嫲（母猪）

牛嫲（母牛）

羊嫲（母羊）

狗嫲（母狗）

猫嫲（母猫）

鹅嫲（母鹅）

鸡嫲（母鸡）

鸭嫲（母鸭）

客家话的“嫲”可用作不表性别或无性别的名词词尾：

鲤嫲（鲤鱼）

虱嫲（虱子）

拐嫲（小青蛙）

刀嫲（菜刀）

杓嫲（水勺）

索嫲（粗绳）

笠嫲（斗笠）

糟嫲（酒糟）

凳嫲（凳子，新丰客话）

纽嫲儿（中式扣襻儿）

舌嫲（舌头）

6. 哥

客家话的“哥”表示男人、雄性动物：

细阿哥儿（男孩儿）

后生哥（轻浮不庄重的年轻人）

壮勇哥（称当兵的）

耕田哥（农夫）

单只阿哥（单身汉）

单鸟阿哥（单身汉）

契哥（姐夫）

猪哥（配种公猪）

客家话的“哥”也可用作不表性别或无性别的名词词尾：

兔哥（兔子）

猴哥（猴子）

滑哥（鲶鱼）

蛇哥（蛇）

猿哥（猿）

乌鸛哥（八哥鸟）

豹虎哥（一种小蜘蛛）

□ [se¹¹] 螺哥（蜗牛）

罌哥（瓶子）

卤哥（铁锈）

□ [vet⁵] 哥斑鱼（一种鱼，广州话叫塘虱鱼）

二、性别词的位置在汉语和亲属语言中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有的在前在后交叉出现，因而性别词作为词缀可以是词头，也可以是词尾

同是藏缅语族，藏语和土家话性别词在词末；基诺语的性别词表公的在词首，表母的在词末；门巴语两种方言性别词一在词首，一在词末。请看：

1. 藏语的性别词尾 -pa (公)、-ma (母) (引自田德生、何天贞 1986)。

父亲 pa⁵⁴ pa⁵⁴ (135 页)

云 tʃi⁵⁴ pa⁵⁴ (135 页)

风 ɬak⁵⁴ pa⁵⁴ (129 页)

雨 tɕha⁵⁵ pa⁵⁴ (129 页)

猪 phak⁵⁴ pa⁵⁴ (130 页)

腿 kaŋ⁵⁵ pa⁵⁴ (134 页)

手 lak¹² pa⁵⁴ (134 页)

皮肤 pak⁵⁴ pa⁵⁴ (134 页)

肝 tɕhi⁵⁵ pa⁵⁴ (135 页)

屎 cak⁵⁴ pa⁵⁴ (135 页)

尿 tɕhi⁵⁵ pa⁵⁴ (135 页)

墙壁 tsik⁵⁵ pa⁵⁴ (136 页)

母亲 a⁵⁵ ma¹² (135 页)

太阳 ŋi¹² ma¹² (129 页)

星星 ka⁵⁵ ma¹² (129 页)

天 (日) ŋi¹² ma¹² (130 页)

竹子 ŋuŋ⁵⁵ ma¹² (132 页)

乳房 o¹² ma¹² (134 页)

肾 khe⁵⁵ ma¹² (134 页)

肠子 cu¹² ma¹² (134 页)

蚂蚁 tʃho¹² ma¹² (131 页)

房屋 khaŋ⁵⁵ pa⁵⁴ (136 页)

线 ku⁵⁵ pa⁵⁴ (137 页)

胖 cak¹² pa⁵⁴ (143 页)

2. 土家话的性别词尾 -pa⁵⁵ (公)、-ma⁵⁵ (母) (据田德生、何天贞 1986)。

父亲 a²¹ pa⁵⁵ (178 页)

男人 no⁵⁵ pa⁵⁵ (176 页)

丈夫 no⁵⁵ pa⁵⁵ (179 页)

哑巴 a²¹ pa⁵⁵ (177 页)

公鸡 za²¹ pa⁵⁵ (169 页)

墙壁 xū⁵⁵ pa⁵⁵ (180 页)

石头 a²¹ pa²¹ (32 页)

头 kho⁵⁵ pa⁵⁵ (42 页)

高粱 ū⁵⁵ pa⁵⁵ (172 页)

衣服 si⁵⁵ pa⁵⁵ (47 页)

青蛙 kha⁵⁵ tɕhe²¹ pa²¹ (170 页)

青蛙 khie²¹ tɕhe⁵⁵ ma²¹ (170 页)

苎麻 tshi⁵⁵ pa²¹ (172 页)

苎麻 tshe²¹ khu³⁵ ma²¹ (172 页)

祖母 a⁵⁵ ma⁵⁵ (178 页)

工人 xu²¹ zi⁵⁵ ma⁵⁵ (177 页)

农民 je²¹ zi⁵⁵ ma⁵⁵ (177 页)

学生 tshi⁵⁵ thu⁵⁵ ma⁵⁵ (177 页)

富人 ɕe³⁵ ma⁵⁵ (30 页)

穷人 thai⁵⁵ ma⁵⁵ (30 页)

蜜蜂 mi⁵⁵ ma⁵⁵ (56 页)

蜜蜂 tshe³⁵ tshe³⁵ ma⁵⁵ (170 页)

蜻蜓 zuā⁵⁵ ku⁵⁵ li⁵⁵ ma²¹ ma⁵⁵ (170 页)

蚕 sai⁵⁵ ma²¹ ma⁵⁵ (171 页)

大 tshi⁵⁵ pa⁵⁵ (32 页)

长 ɣie²¹ pa⁵⁵ (32 页)

按，“青蛙、苎麻”两例，既有表母的词尾，也有表公的词尾，可见性别词尾最终会失去其性别意义。

3. 基诺语性别词缀表公的 pu- 在词首，表母的 -mo 在词末 (据盖兴之 1986)。

父亲 a⁴⁴ pu³³ (153 页)

月亮 pu³³ ɬo³³ (147 页)

母亲 a⁴⁴ mo³³ (153 页)

母鸡 ju⁴² mo³³ (149 页)

星星 pu ³³ ki ⁴⁴ (147 页)	虎 lo ⁴⁴ mo ³³ (149 页)
石灰 pu ³³ mə ⁵⁵ (154 页)	猴子 xo ⁴⁴ mo ³³ (149 页)
傣族 pu ³³ tɕhe ⁴⁴ (153 页)	水獭 ɕæ ⁴² a ⁴⁴ mo ³³ (149 页)
螃蟹 pu ³³ tɕho ³³ (149 页)	鹅 tfo ⁴⁴ mo ³³ (149 页)
龟 pu ³³ jio ⁴⁴ (149 页)	老鹰 tsø ⁴² mo ³³ (149 页)
蝴蝶 pu ³³ ɬu ⁴² (150 页)	酒曲 tshi ⁴⁴ mo ³³ (155 页)
蚂蚁 pu ³³ xo ⁴² (150 页)	锄头 tshə ⁴⁴ mo ³³ (155 页)
蜈蚣 pu ³³ tʃu ⁴⁴ va ³³ ki ⁵⁵ (150 页)	口袋 ɬu ⁵⁵ mo ³³ (156 页)
蝉 pu ³³ tʃho ³³ lo ³³ (150 页)	
蚯蚓 pu ³³ sə ⁴⁴ (150 页)	
虫子 pu ³³ tʃu ⁴⁴ (150 页)	
蛔虫 pu ³³ tʃu ⁴⁴ (150 页)	

按,从“父亲、母亲”的词干看,pu³³表示公性,mo³³表示母性,但用作词缀时,是无所谓性别的。

4. 西藏门巴族的门巴话,南部方言错那县的麻玛话和北部方言默脱县的文浪话,其性别词 pho⁵³ (公)、mo⁵³ (母) 一处在前,一处在后。例如(据陆绍尊 1986, 143 页):

麻玛话: pho ⁵³ te ⁵³ 公马	文浪话: te ⁵³ pho ⁵³ 公马
pho ⁵³ pha ⁵³ 公猪	pha ⁵³ pho ⁵³ 公猪
pho ⁵³ chi ⁵³ 公狗	chi ⁵³ pho ⁵³ 公狗
mo ⁵³ te ⁵³ 母马	mo ⁵³ te ⁵³ 母马
mo ⁵³ pha ⁵³ 母猪	mo ⁵³ pha ⁵³ 母猪
mo ⁵³ chi ⁵³ 母狗	mo ⁵³ chi ⁵³ 母狗

5. 景颇语性别词 la^{33/31} (公)、ji³³ (母) 表实义时在词末 la^{55/33/31} 作词缀时在词首。例如(据戴庆厦、徐悉艰 1995):

la ³³ 男子 (174 页)	
la ³¹ 公的 (174 页)	
tui ³¹ la ³³ 祖父、外祖父 (180 页)	
kui ³¹ la ³³ 公狗	kui ³¹ ji ³³ 母狗 (51 页)
u ³¹ la ³¹ 公鸡	u ³¹ ji ³³ 母鸡
wa ³¹ la ³¹ 公猪	wa ³¹ ji ³³ 母猪
wə ⁵⁵ la ³¹ 公水牛	wə ⁵⁵ ji ³³ 母水牛
nam ³¹ la ³¹ 公山羊	nam ³¹ ji ³³ 母山羊
woi ³³ la ³¹ 公猴	woi ³³ ji ³³ 母猴
ko ³¹ la ³¹ 公犀鸟	ko ³¹ ji ³³ 母犀鸟 (以上 127 页)
pau ³¹ la ³¹ 大锣	pau ³¹ ji ³³ 小锣 (187 页)

按,表示公的和表示大的意思相通,表示母的和表示小的意思也相通,故把“大锣、小锣”也列于此,供参考。

lă ⁵⁵ ti ⁵¹ 鼻子 (298 页)	lă ³¹ phut ³¹ 膝盖 (314 页)
lă ³¹ ko ³³ 脚 (299 页)	lă ³¹ ta ⁵⁵ 手 (314 页)
lă ³¹ pu ³³ 蛇 (300 页)	lă ³¹ pu ³¹ 裤子 (321 页)

lǎ³¹ kat³¹ 蜜蜂 (300 页)lǎ³¹ mu³¹ 天 (323 页)lǎ³³ ŋu³³ 芭蕉 (301 页)lǎ³¹ lam³³ 度 (323 页)lǎ⁵⁵ tʃit⁵⁵ 麻 (301 页)lǎ³¹ phai³¹ 汉字姓 (205 页)按, 词头 lǎ³¹ 还可以作动词词头:lǎ³¹ khon⁵⁵ 缠 (线) (318 页)lǎ³¹ ku⁵⁵ 偷 (320 页)

6. 道孚语性别词 pho/phu (公)、mo/mu/me (母) 有的在词首, 有的在词末。

道孚语和景颇语同是藏缅语族, 但性别词的位置就有不同。道孚语有的公的在词首, 母的在词末, 有的则相反。例如 (据戴庆厦等 1991, 20 页):

性别词在词首: pho la 公獐

mo la 母獐

phu c̥hə 公狗

mu c̥hə 母狗

性别词在词末: lə phu 公猫

lə me 母猫

sta phu 公虎

sta mu 母虎

公的在词首, 母的在词末: phu pha 公猪

vel me 母猪

公的在词末, 母的在词首: ʒəmdə phu 公猴

mu ʒəmdə 母猴

7. 壮侗语族语言和汉语甲骨文、金文, 性别词有的在前, 有的在后。

壮侗语族如黎语、水语、侗语、仡佬语等, 性别词在词首, 壮语表示动物性别的在词末, 如“鸡父 (公鸡)、鸡母 (母鸡)”。黎语性别词在前的情形, 在地名中也有反映。例如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地名就有 (据海南省民政厅 1996):

祖沙 祖路 祖明 祖对 祖空 祖拜 (220 页)

祖关 祖如 祖合 祖修 祖哈 祖具 (221-222 页)

母付 (220 页) 母育 母茂 (223 页)

母发 母供 (225 页)

乾隆五十七年 (1793 年)《陵水县志》卷八, 13 页还有“母赞、母农、母圭、母阳、母顿、母葵、母刺、母寝”等。

回头再看上古汉语的情况。在殷卜辞中, 我们看到:

祖乙 祖辛 祖丁 祖庚 祖甲 祖丙……

妣己 妣庚 妣癸 妣辛 妣戊 妣甲……

父甲 父乙 父丁 父戊 父己 父丙……

母甲 母丙 母丁 母戊 母己 母庚……

在周金文中, 我们有见到:

鱼母 穀母 大母 车母 客母 良母 庚母……

白𪚩父 白犀父 白𪚩父 叔向父 毛父……

这些“祖、妣、父、母”的称谓, 其义和我们今天不同。甲骨文“母、女”字同, 王国维《女字说》一文中早就指出, “某母”就是“某女”, 女子曰某母, 犹如男子曰某父。所以这些“母、父、妣、祖”也就是汉语最早的性别词。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岁》136 页中说: “古之父母, 意犹男女, 今人称雌雄牝牡为公母, 即其遗意。”

这些性别词的位置, 从汉语和亲属语言的情况看, 都是有前有后, 并非一成不变。汉语和亲属语言在性别词的表现上, 完全相类, 来源相同。

这些性别词的来源, 无论汉语还是亲属语言, 多数情况都来自“祖、妣、父、母、爸、妈”这些表示男女性别的词。在进入有确定夫妻关系的家庭为单位的的社会之后, 这些原来只

表男女性别的词就成为亲属称谓词。

8. 江永土话词尾“关、每”解。

对性别词的来源有了上述的基本了解之后，就可以对汉语方言中有些不明来历的词尾有个较清楚的认识。例如湖南江永土话中的词尾“关”，黄雪贞《江永方言研究》20页有如下叙述（调值改用数字表示，下同）：

江永土话[kuow⁴⁴]音用途较广，本文写同音字“关”，其用法可分为三类：

(1) 指动物：

猫关猫 niau⁴⁴ kuow⁴⁴

猫关鸟猫头鹰 niau⁴⁴ kuow⁴⁴ liu³⁵

野猫关野猫 ye¹³ niau⁴⁴ kuow⁴⁴

虾关 fuə⁴⁴ kuow⁴⁴

(2) 指男性：

讨吃关男乞丐 t'au³⁵ ie³³ kuow⁴⁴

疯关疯子 fai⁴⁴ kuow⁴⁴

哑关男哑巴 vuə³⁵ kuow⁴⁴

邋邋关不讲卫生的男人 lə³³ t'ə⁵ kuow⁴⁴

儂嘴关口齿不清的男人 naŋ³³ tɕya³⁵ kuow⁴⁴

想吃关馋嘴的男人 ɕiaŋ³⁵ ie³³ kuow⁴⁴

(3) 其他：

口叶关舌头 hou³⁵ i³³ kuow⁴⁴

天地关老天爷 t'əŋ⁴⁴ ta³³ kuow⁴⁴

我们以为，这个“关”大概就是“官”，虽然“官”字在同音字表中音[kəŋ⁴⁴]（58页），这个音和“关”[kuow⁴⁴]不同音，但山摄一等字在江永土话中也有读uow韵的，如（56页）：

丹单 luow⁴⁴

滩摊 t'uow⁴

难 nuow⁴²（阳平）

难 nuow³³（阳去）

懒 luow³⁵

缓 huow³⁵

腕 uow¹³

而且，福清话就用“官”来称呼爸（冯爱珍《福清方言研究》186页），所以江永话用“官”来表示男性，用作性别词尾，音义上都说得过去。

还如江永话中的词尾[məŋ⁵]，和“妹、媒、枚、梅”韵母相同，作者写作“每”。《江永方言研究》22-23页叙述如下：

江永土话有个用途广泛的音[məŋ⁵]，本文依据“煤梅枚”等字读[məŋ⁵¹]，“妹”字读[məŋ³³]，推出与“煤梅枚妹”相配的上声“每”的声韵可以是[məŋ]（“每年”的“每”在口语中读[mai¹³]）。又根据江永土话一些次浊上声字今音可以读成入声，如：“李姓 lai¹³ | 李崽李子 lai⁵ tsu⁴⁵”；“眼睛 ŋuow¹³ tsioŋ⁴⁴ | 格眼格子 kuə⁵ ŋuow⁵ | 扣眼 k'ou²¹ ŋuow⁵”，推出[məŋ⁵]可以写作“每”。

“每”[məŋ⁵]在江永土话里的用法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1) 植物的植株、茎或叶子

树每树 ɕy³³ məŋ⁵

玉米每玉米杆 nɿy³³ mi¹³ məŋ⁵

桃每桃树 tu⁴² məŋ⁵

麦稿每麦杆 mu³³ kau³⁵ məŋ⁵

桑每桑树 saŋ⁴⁴ məŋ⁵

灰薯每芋头茎 fu⁴⁴ ɕy⁴² məŋ⁵

辣姜每辣椒株 lə³³ tɕiaŋ⁴⁴ məŋ⁵

蒜头每蒜苔 saŋ²¹ tou⁴² məŋ⁵

叶每叶子 i³³ məŋ⁵

油菜每油菜苔 iou⁴² ts'ə²¹ məŋ⁵

葱每葱叶 ts'ai⁴⁴ məŋ⁵

甘蔗每未砍的甘蔗 kaŋ⁴⁴ tɕyə²¹ məŋ⁵

(2) 指女性

讨吃每_{女乞丐} t'au³⁵ ie³³ məŋ⁵聿牯每_{女聿子} lai⁴² ku³⁵ məŋ⁵胖牯每_{女胖子} p'aiŋ²¹ ku³⁵ məŋ⁵矮牯每_{女矮子} ø³⁵ ku³⁵ məŋ⁵瘦骨每_{女瘦子} sou²¹ kuø⁵ məŋ⁵儂牯每_{女傻子} naŋ³³ ku³⁵ məŋ⁵

(3) 指雌性动物

牛每_{母牛} ŋou⁴² məŋ⁵羊每_{母羊} iaŋ⁴² məŋ⁵猪每_{母猪} liu⁴⁴ məŋ⁵狗每_{母狗} kou³⁵ məŋ⁵兔崽每_{母兔} t'u²¹ tsu³⁵ məŋ⁵猫关每_{女猫} n'iau⁴⁴ kuow⁴⁴ məŋ⁵

(4) 指小动物

八脚每_{蜘蛛} pø⁵ t'ciu⁵ məŋ⁵筍_{音婆}每_{蚯蚓} eyə³⁵ pu⁴² məŋ⁵夜狗每_{青蛙} yə³³ kou³⁵ məŋ⁵野游每_{蜗牛} yə¹³ iou⁴² məŋ⁵□□每_{小蜘蛛} pu³³ su³³ məŋ⁵

(5) 器物 and 身体器官等

柱每_{柱子} tsiu¹³ məŋ⁵带每_{带子} lə²¹ məŋ⁵碓每_{碓子} lie²¹ məŋ⁵砖每_{砖头} t'eyn⁴⁴ məŋ⁵笔每_{笔杆} pa⁵ məŋ⁵担每_{扁担} loŋ²¹ məŋ⁵痲每_{女痲子} fai⁴⁴ məŋ⁵邋邋每_{不讲卫生的女人} lə³³ t'ø⁵ məŋ⁵大腹每_{孕妇} tə³³ pu⁵ məŋ⁵娘子每_{娘子} piu³⁵ tie³⁵ məŋ⁵戏子每_{戏子} ei²¹ tsuə³⁵ məŋ⁵哑每_{哑女} vuə³⁵ məŋ⁵鸡每_{母鸡} t'ei⁴⁴ məŋ⁵鸭每_{母鸭} vuə⁵ məŋ⁵鸟每_{雌的鸟} liu³⁵ məŋ⁵猴子每_{母猴} hou⁴² tie³⁵ məŋ⁵鳖每_{雌元鱼} pi⁵ məŋ⁵鼠每_{母鼠} eyu³⁵ məŋ⁵蜈每_{蚂蝗} t'ei⁴² məŋ⁵虱每_虱 sə³³ məŋ⁵蚤每_{跳蚤} tsau³⁵ məŋ⁵□每_{泥鳅} ka⁵ məŋ⁵蜂每_{蜜蜂} p'ai⁴⁴ məŋ⁵筋每_筋 teie⁴⁴ məŋ⁵脚髀每_腿 t'ciu⁵ pø¹³ məŋ⁵咪唇皮每_{嘴唇} t'eyu²¹ eyə⁴² pø⁴² məŋ⁵大牌每_{大腿} tə³³ pø¹³ məŋ⁵眼皮每_{眼皮} ŋuow¹³ pø¹³ məŋ⁵鱼肚每_{肉 小腿肚子} ŋu⁴² tu¹³ məŋ⁵ vu³⁵

黄雪贞先生把这个词尾写作“每”，无论从声音上看，或是从近代汉语文献复数人称词尾有作“每”的情形看，都是说得过去的。笔者试从成系列的性别词角度重新视察这些词尾，觉得如果把这个 [məŋ⁵] 写作“妹”似可更直接明了。“妹”和“母、婆、嫲、姑”，还有广州话的词尾“𩚑”；是成系列的表女性、雌性的一类词。

三、性别词作为词头或词尾的发展演变，和“子、儿、老”等用作词头词尾属同样性质

客家话和其他南方方言，乃至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性别词作词头词尾的现象，比起北方方言中只剩下“公、母、雌、雄”几个性别词的情况看，显然是一种值得注意和研究的语言现象。其实，在北方方言中，虽然很少性别词作词头词尾的现象，但“子、儿、老、头”作词